

米盖尔·托尔加

姚京明译

米盖尔·托尔加（Miguel Torga，1907—）原名阿多尔弗·戈雷亚·达·罗萨，生于农民之家，13岁时去巴西做苦工，五年后进葡萄牙科英布拉大学学医。毕业后开办了一家诊所，直至今日。他是诗人兼小说家，作品在国内外颇有影响，曾多次获奖。由于出身贫穷，又在社会底层挣扎过，因而其小说多以社会下层生活为题材。诗歌则坦诚自然，从中可窥见社会 and 自然在他心灵上的直接投影。

诗集包括《焦渴》（1928）、《斜坡》（1930）、《贡品》（1931）、《深渊》（1932）、《若布的另外一本书》（1936）、《遗憾》（1943）、《解放》（1944）、《颂歌》（1946）、《人之歌》（1950）、《伊比利亚诗选》（1952）、《涤罪室手记》（1954）、《野孤儿》（1958）、《燃烧的暗匣》（1962）、《伊比利亚诗集》（1965）。

· 译 者 ·

致 大 海

水、盐和意志，是生命的组合！
蓝色，是天空和纯洁的颜色。

天水之间，一条手帕为梦中的朦朧远航
抹上色彩……

阴暗的大海哟！
乖戾暴躁的大海，
你正卧在贞节的花园中酣睡！
无人抚育的墨杜萨^①
靠神秘和沙石繁衍生长，
也完美地生有美貌和情感！

陆地焦渴的逼近，未能把大海填平！
世界伟力的逼近，未能把大海主宰！
大海执拗而又深邃，他的魂灵
贮藏在水晶的宝瓶之中，
并在如同亚麻衣袍花边的轻盈泡沫中净化。
他向太阳敞开胸怀，在雾靄中变得无比神圣；
他没有情人，没有温柔，也没有路径。

幻梦的朦朧驶进大海的深处，
船长，赤身裸体躺在舵轮旁，
嶙峋的瘦骨闪烁着白光，
一枝海洋之花——海带在他胸前摇曳，
满怀颤栗的爱情倾听着
早已化为石头的遥远秘密。

一个幻想升落着船帆，

① 墨杜萨，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怪，被其目光触及者即化为石头。

一个绝望把船帆打湿又把它撕碎，
船帆上的巫语不再灵验，
炯炯的目光也黯然昏黑。

一只盲目的海胆沿着虚无的轨迹，
刺入四周悄然的静谧，
刺入一个诞生于悲剧尾声的
新巫术的秘密。

然而并没有珊瑚、章鱼和喀迈拉^①
浮出海浪……
沉船和漫漫的世纪
遥遥地相对无语。

湖泊的居民，
早已葬身于墨绿色的长夜之中，
再没有太阳把他们温暖，
只有阴影为他们编织遗忘的帷幔……

这阴影就是你——匿名的大海，
怀揣着嫉妒而又钟情的心！
就是你坦然得如大胆拥抱的呼吸，
舒缓而又不怀好意！

这就是你，任性而又坦荡的大海！
在罗盘上和海员的惊呼中被认识的大海！

① 喀迈拉，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嘴里喷火的怪物。

这就是你，腥咸而又多情的大海！
永远流涌着眼泪、叹息和雾霭的大海！

颂 歌

是爱情给我启迪，
让我热爱生活，这漂亮的妓女。
她既是贤媛，又是荡妇，
从不给任何情人以喘息。

我爱她，并歌唱这销魂的热恋
所散发的芬芳馥郁。
从混合着叹息和抽泣的
床上，
我抬高嗓门
向尊贵的诸神致意，
感谢他们的圣明
赐予我他们不曾有的人之爱欲。

特 权

恶梦
总伴随着永恒的
睡床，
人类生命是漫长的一瞬，
惊心动魄而又暗淡无光。
在天庭之中，

竟无法酣饮
这般诱人的
醇酿！
任何一位
高居圣世的居民，
都不能成为船长，
因为他无法忍受
一条没有舵轮和方向的船，
航行在漫长的时间海洋……

生 活

像疯子一样播种，
像魔鬼一样挖掘，
而归来的黑夜
只带来了寥寥的青果。

为追寻一滴甘泉，
掘穿了万重高山：
盲目、固执、愚蠢，
但所遇皆是痛苦和顽岩。

以眼泪为美酒，
以忧伤作面包，
再以白雪织就的锦巾，
把生活覆盖。

悔 恨

父母播种了我的诞生。
由此我开始了生命的旅途。
而种子里蕴蓄的某种力量，
催我长成
一株看不见的农家植物。

我是许多梦想的结晶，
而结晶，总是某种抉择的预示……
啊，而可悲的出卖，
出卖了我尚未发现的道路！

证 词

当然，
我可以说只是一堵墙，
为穿过它我投入了
整个的生命。
不，我永远不会绕墙而行。
永远不企图
以某种方式把它逾越。

即使胜利的希望渺茫，
荣誉也属于斗争。
我日夜苦斗，

尽管知道
越是斗争失败越是惨重，
还会深深地品尝
失败后的苦痛。

卡洛斯·克罗斯

姚京明译

卡洛斯·克罗斯 (Carlos Queiros, 1907—1949)，出生于里斯本，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法律系。曾主编《海岸》杂志。在广播电台担任过高级职务。1949年死于巴黎。

克罗斯善于抒情，意境清幽，词句优美。他也写意味深长的讽刺诗。主要诗集有《消失》(1938)、《消失及其他诗》(1949)等。

· 译 者 ·

迟到者的四首诗

—

慢慢地，湖中抒情地
沉落一朵百合花……
湖水扩散的月色
慢慢变得清冷了。

慢慢地，乘溶溶月色

浮萍游离飘散……

又慢慢回归

重新相聚。

病着的轻浪

凝成瞬间

为百合花慢慢的沉落

慢慢的沉落，慢慢的……

二

我沉思着我的思想，

在这静止的时刻；下雪了，

如同月光

洒在一幅记忆的风景上；

迟到的雪，徐徐飘落

给我满目的忧伤：

我如同看见紧闭的窗棂

漏进了月光；

雪，睡意蒙眬

落在遥远的记忆上，

我孩提时的月光，

正凝视它徐徐飘落……

三

到处都可听见，

修道院的屋瓦在滑动；

而修女们泰然不动……

——多么温柔的羊群，
被雕刻在这片风景中！

如同亚述^①的浮雕……
——谁有勇气向她们指出
彼岸的道路……

而那牧童，在我的冥想中，
走向化为石头的远方……

四

在这片寂然的风景中，
一只陶罐喊出
战争的尖利声响：
惊骇了绵邈山峦的
凝翠。

一位忧伤的姑娘携着陶罐，
无所思地唱着歌走过；
而阴影转瞬间浓缩，
把她的倩影
融进更可怖的黑暗。

① 亚述，亚洲西部的古国，在今伊拉克北部。

我所歌唱的工厂

我不知它生产什么，但它是庞然大物，
它用红砖砌成，有火一样的颜色，
这就是我所歌唱的工厂。

当黑夜降临，它灯火闪烁，
(在这河畔昏暗的地区)
犹如燃起大火，
这就是我所歌唱的工厂。

工厂只在夜间工作，
而没有人对此反抗。
白天看不见它的存在，
它和整个地区一样昏暗。
昏暗、寒冷、悲哀
——而没有人对此反抗。

啊，我所歌唱的工厂，
当夜间灯火闪闪的时候，
才有风暴般的力量！……
它像一个神秘的火魔，
在城市中盘桓，
这就是我所歌唱的工厂！

木 偶 戏

小姑娘有金色的头发。
木偶也有金色的头发。
小姑娘有栗色的眼睛。
木偶的眼睛却是蓝色的。
小姑娘发疯地喜欢木偶。
没有人知道木偶是不是喜欢小姑娘。
后来小姑娘死了。
木偶还活着。
现在没人知道小姑娘是不是还喜欢木偶。

没有一个抽屉能装下木偶。
木偶打开所有的箱子盖。
木偶撞破所有的柜子门。
木偶的体积超过了万物。
木偶无处不在。

木偶填满整个房间。

必须把木偶藏起来。
必须让木偶永远消失。
必须把木偶杀死，把它埋葬。

木偶。

木偶。

阿托弗·卡萨斯·蒙德罗

姚京明译

阿托弗·卡萨斯·蒙德罗 (Adolfo Casais Monteiro, 1908—1972), 生于波尔图市, 曾入大学攻读历史及哲学, 毕业后做过教师, 后因不满当时的专制而愤然辞职, 1954 年移居巴西直至逝世。

蒙德罗的诗手法诡谲, 含意深邃, 极富哲学底蕴。除诗歌外, 也涉足小说和文学批评。主要诗集有《混乱》(1929)、《模糊时间的诗》(1943)、《永远无终》(1937)、《我们的痛苦之角》(1942)、《向四面来风敞开的夜》(1943)、《欧洲》(1946)、《没有鸟的飞翔》(1954)、《诗选》(1960)、《诗歌全集》(1969)。

· 译 者 ·

献给死者的安宁

我一贯讨厌虚幻的营造者：
生活在期待我们，逃之夭夭多么丑恶！
我从不沉湎于将来和过去……
过去的已经过去，何必重提！
如果说现实还有我的一丝空隙

我就不喜欢听命于向我发号施令的家伙！

我对往事问心无愧。
我经历过的，全属于昨日。
我或许鄙视
怯懦的旗帜，
我想它很少无愧于
生活的恩赐；
在从想象走入生活的时候，
它总是犹豫不决。

土地的犁痕覆盖了过去的我，
使我有时并不清晰可见；
但在另外一些时候，
当我把一个悒郁的家伙（曾经是我）
扔进阴沟的时候，
我陷入了沉思。

遥 远 的 世 界

漆黑的、无法走入的夜
似乎包容着一切道路
似乎握有一切胜利的契机
似乎知晓一切探询中的秘密
夜

说到底麻木的死亡的

呆痴的冰冷的

欺罔的夜

斯芬克斯献出黑暗，像在期待我们的暗示
而我们漠然

夜

柔顺得如同第一次接客的妓女的身体
忸怩地献出空荡荡的感觉献出封闭的感觉

漆黑的、无法走入的夜

漆黑的、麻木的夜

喷吐着雾霭，浸湿睡梦的眼睛

最后向某个地方打开虚假之门

不真实的露台上无东南西北

最后像一座笔绘的舞台

静寂而又遥远

静寂而又遥远

与世无关……

然而我走向黑夜，在其中迷失

我被拖拉着，在夜之外化为岩石

像顷刻间我不再知道什么是清晰的

现实的具体的……

像听见从一个街角从公园的一个遥远角落

飘来的话语

……但我徒劳地佯装相信某些话语

不，不是话语而是某种事物

某种无法言传的无法深入的事物——

一个被延宕的时刻

一个铿锵的闪电

——刺破黑暗和静寂的闪电——

某种事物，啊！是我无法企及之处！

在现实的重压下我已经变得不现实
在无法改变的专制黑夜的扭曲下

我已丧失了自我和一切
多少痕迹没有划破黑暗
多少悸动如烟云消散
呼唤已成为往事
甚至梦境也难圆……

现实没有留下一个美妙的夜
只留下一个深邃的无法走入的夜
无法走入就像无法走入花岗岩
完整的花岗岩

我面对这无法走入的岩石
知道坚硬的现实被粉碎了
和我一起被粉碎了
我和黑夜最终不过是一把混合的泥土
一杯奇异地混合的

无法分离的泥土……

（危崖般的静寂

坠落

语言比静寂更可恶地

走来

海洋把我吞噬，群山用我果腹

一群圣鸟

在翱翔云天

我怎么知道什么把我抛弃!)

哦，夜

漆黑的麻木的无声的夜!

本 体

没有海市蜃楼。真实

同样是臆想的世界。

在某些地方，幻象举手可及，

能在暗室中使惊奇的花瓣，

绽放于记忆的水里。

不仅仅发生的事是真实的。

昨日并非不再回返：记忆是

猜测未能之事的一种方式。

海市蜃楼仅仅是认为，

过去的生活该结束了。

世界不能仅是过去的灰烬。

在漠然的遥远界线之外，奔涌着

新生之流。你们看吧，

门扉将忽然大开。

维多里诺·内门西奥

姚京明译

维多里诺·内门西奥 (Vitorino Nemésio, 1901—1978), 出生于亚速尔群岛。里斯本大学文学系毕业, 后从事教育工作。除诗歌外, 也写小说和文艺评论。

内门西奥的诗既有清新晓畅的抒情短歌, 也有以象征主义手法披露内心焦虑的艰涩之作。他笔耕勤奋, 著作甚丰。主要诗集有《四朵花的交谈》(1920)、《天雪》(1922)、《和谐之兽》(1938)、《我, 为西方激动》(1940)、《圆形的节日》(1950)、《黑夜不全是生活》(1953)、《面包和罪责》(1955)、《快乐的骏马》(1963)、《里约之歌, 里约热内卢的 ABC》(1965)、《节日前夜的歌》(1966)、《年龄的限界》(1972)、《巴西诗集》(1972) 等。

• 译 者 •

我开始数飞来的翠鸟

我开始数飞来的翠鸟,
(我的记忆似水如波、似水如波……)
流浪的尖喙是高高的悲哀,

令我黯然神伤，
但我不会为被流放的鸟儿流泪。

我曾很喜欢飞鸟和眼泪。
眼泪，眼下已经与我无缘，
但还能喜欢翠鸟，
——我把眼睛送给它们作卵
(从寒冷的地域飞来，
雌鸟们已经疲惫)。

坚定而又顺从，
我闭上因矛盾和诗歌
而沉重的眼睑。
——这全新的世界，新生的翠鸟，
属于我，在我睁开眼的时刻。

夜色把万物置于我的灵魂

夜色把万物置于我的灵魂，
就像朋友们离去的时候，
收拾好的椅子。
我的楼梯还响着再见的回音，
刚才一句道别就创造了一切，
而其余的，已被关进大门，
放在了上帝的手里^①。

① 葡萄牙语的“再见”意即上帝与你同在。

此时，万物栖息在我的窗上，
扩散着迷茫濛濛的景物，
又以一种可以信赖的姿势潜步走来，
向我索要为人的楷模和孤独的爱情，
就像一位陌生人
进来索要炭火，
我不假思索地满足了他：
当我欲与他结识的时候，
却只有火光移向远方；
夜化为百川的沉重，
依靠着馈赠的灯火延续。
在这般的黑夜里，我是
一种忍受没有感觉，
就像没有面包一样：
昏瞎的万物
攫住我
攫住我的目光，唯一能在黑夜中
奇异地洞悉卑贱的目光，
我融身于盲瞎的万物之中，
好像走进一座城市的荒郊野外，
好像走进一片野狗幽灵出没的坟茔，
我浸透着穷困，烙印重重，
如同一幅瑟缩寒酸的穷人肖像，
(值得回忆)
但与此同时，我感到枯干，又充满触感，
就像你的拐杖一般。

牧 歌

暮雨，鸽群。
雨霁，走入风景；
山岗上的羊群，
把牧歌谱写。

羊群紧挨梦境，
没有风迷失：
只是绵绵羊毛，
翻卷于绿波茵涛。

星星炽燃，当我离去之时
露西娜，灵魂的牧女，
目光熠熠，
惊跑羊群四散。

卡洛斯·奥利维拉

姚京明译

卡洛斯·奥利维拉 (Carlos Oliveira, 1921—1981)，出生于巴西的贝伦城，父母都是葡萄牙人。他在葡萄牙度过学生时代，大学期间开始文学创作，积极追随新现实主义潮流，主张文学要贴近人民。他的作品主要是诗歌和小说。诗歌受民谣和传统诗歌的影响。情感丰富、语言精美。后期受超现实主义的熏陶，格调也变得阴郁。

主要诗作有《旅游》(1942)、《贫穷的母亲》(1945)、《失去的收获》(1948)、《沉入地狱》(1949)、《和谐的土地》(1950)、《戏剧体诗集》(1960)、《诗集》(包括1945年至1960年之间的诗作，1962)、《关于左边》(1968)、《视觉风景》(1968)、《两种记忆之间》(1971)。

· 译 者 ·

童 年

—

土地

不存有一滴
天空。

二

童年和土地
是多么幼稚。
伴随一丁点儿
神秘。

我把星星
称做玫瑰

土地和童年
长大了，
在它们空中的
花园。

三

太阳
熔炼成黄金。

晕眩的早晨，
从簇叶间
滴落。

四

我把每一根树枝
叫做

树的
翅膀。

于是树飞走了。

但家乡的根
愈扎愈深，
覆盖童年的土地
更加肥沃。

这是痛苦的
另一面。

五

云
在天空积蓄，
化为水空悬，
并由于我的意愿
破碎着落在地面。

随之归落的
是飞走的树。

六

天空
不存有一滴
土地。

冬天的故事

一个女子在水中，
两臂斑斑皆泥泞。
汪汪双眼如池水，
窈窕身材何轻盈。

胸前长满绿青苔，
嗓音冰冷如寒冬，
目光流盼皆苦痛。

但我不知她芳名。

轻展秀发水淋淋，
走入寒冷我双瞳。
度过无眠销魂夜，
伴我宿命一睡梦。

巧手播弄雨珠响，
死亡气息漫空中。

但我不知她芳名。

十四行诗

人们指谪我萎靡不振，

好像我笔端流淌的诗行，
与他们的血肉无关，散漫的人们！
我的痛苦可是你们的思想。

总有一天，我要为你们把美好歌唱，
我不再否认，光明将把黑夜冲破，
我们四周再没有厚壁高墙，
欢乐走进了你们的王国。

但是，请你们不要让我缄默：
墙壁还未坍塌，黑夜尚未划破，
让我的痛苦酿成复仇的酒浆。

我死亡的声音是战斗的疾呼：
如果有谁相信冲锋的痛苦，
谁就拥有光荣的辉煌的希望。

歌

记忆之河已经阴暗黏稠，
缓缓而流，令我忧伤的是，
我时常记起曾空抛眼泪，
为那不值啜泣的往事。

倘若睡眠松弛了我的心脉，
而我的心脉还怅然地
跳动。
思想将是不曾拥有的全部。

远离的智慧，请回返我的家园；
当我怠慢的时候，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诗句将遗失
值得吟歌的至美至善。

走开吧，敌意的阴影，回到
流言蜚语的古老阴暗之中：
在那里祖国被遗忘，
也将被遗忘你对我的告诫。

雾

农民们
和土地亲如手足
如同卑贱的落叶和野草的亲密
他们躺在花丛中的
死亡
被风儿吹过
我仿佛听见
雾浓深处
受伤的野兽们
复活。

瞬 间

这行音节铿锵的

文字
这点沙海尽头的
火光
只闪耀了
一瞬间
这种和谐
与美近在咫尺
这首诗
临风前
写完

若泽·戈麦斯·费雷拉

姚京明译

若泽·戈麦斯·费雷拉 (José Gomes Ferreira, 1900—), 出生于波尔图市。自幼喜好文学, 18岁时出版第一本诗集《山中百合》。曾做过报社记者和电影翻译。现居住在里斯本。

费雷拉是葡萄牙知名度很高的诗人和小说家。早期诗作明显带有形式主义的印记, 后趋向于超现实主义, 但绝不拘泥于某种流派, 从直面社会的新现实主义中也汲取养料。作品内容多表现人类的苦痛和社会的不公正。

主要诗集有《山中百合》(1918)、《遥远》(1921)、《诗集 I》(1948)、《诗集 II》(1950)、《诗集 III》(1961)、《诗集 IV》(1970)、《诗集 V》(1973)、《诗集 VI》(1975)、《你, 解放》(1977)、《战士诗人》(1977—1978)、《诗继续着》(1981)。

· 译 者 ·

永远活着也是累人

永远活着也是累人!

太阳总是圆的, 蓝天

一会儿蓝，蓝得要命，
一会儿灰，一会儿黑，一会儿像是绿……
从未变幻出新鲜的色彩。

世界毫无改观。
草木依旧开花，
吐芽，结果，唤鸟栖息，
像绿色的机器。

风景也是一成不变。
不下红色的雪，
没有花满天飞扬，
月亮没有眼睛，
也没有人给它画一双。

到处都千篇一律，刻板而机械。

关键的是人依旧毫无进步。
只知道流泪、喝酒、疯笑、消化食物，
想象力很贫乏。

世界上还有战火烽烟、狂妄凶蛮、
墨索里尼的讲演、
风驰电掣的跑车……
而贫民窟还是贫民窟。

而我被迫要活到死！

时常找一个小小的理由死去，
然后复活转生，
目睹天翻地覆的变化，
莫非这不人道？

啊！多希望我能在半年内自杀，
死在一个沙发椅上，
头倚着枕垫，
自信而平静地获悉：
你来为我守灵，我北方的爱人。

如果有人来打听我的消息，
你一定会面带燃烧着心灵痛苦的
微笑告诉他：
“他今天上午自杀了，
眼下我不能把他救活，
为一点点琐事。”

之后你满怀柔情地
守护着我，轻手轻脚，
无微不至，你可别惊醒
我腹中尚幼的死神之胎……

我不哭……

我不哭。

痛苦不属于我。

我飘然物外，融于草野自然，
如电流无所羁绊。

背驮阴霾的天空，
走进草木的根须，
绽放鲜花灿烂……

跑进空气的血脉，
迷恋深壑巨谷，
去把青松蟠曲……

而在一些阴郁的时刻，
我无异于一片风景，
映现在我的眼中，
一只垂死的鸟儿被羁留，
在冷漠的天空。

但我不哭。眼泪一文不值！
痛苦不属于人类。

我凝视着辽阔的天空

满怀激动的失望，
我凝视着辽阔的天空……
那片云是我之所思
抑或毫无内容。

葡萄牙，恐惧之洞

蝙蝠们悬在壁龛
睡意狼吞虎咽地吞噬他们
孤独的
秘密。

是恐惧使得他们结成一体
特别是在爱与弃的生网里
假寐装死的
时候。

墓 志 铭

我希望我的墓志铭，
这样铭写——
这里长眠的人为创造时间，
从未慢待过时间。

梦想是我们的武器

有人以为战胜了我们
只因为我们呆在这里，
饥肠辘辘、衣不遮体，
重新失去了天空和土地，
只能偷乘着月光，

俯拾掉在地上的烂果子充饥。

但是，他们错了。

我们还有一支光闪闪的
战斗武器：

梦想。

……是有那么一伙没有伤疤、
远离斗争的家伙，
把土地划给公羊践踏，
并用鹧鸪蛋
为老爷们的眼睛镀金。^①

不错，我们梦想。
即使面对着火山喷发的泥浆，
即使我们没有舵的船
迷失了航向，
但又有谁能战胜我们的梦想呢？

对，同胞们，我们梦想！

我们梦想！

梦想就是行动。

① 指软弱地讨好别人。

阿尔明多·罗德里格斯

姚京明译

阿尔明多·罗德里格斯 (Armando Rodrigues, 1904—), 生于里斯本, 里斯本大学医学系毕业, 后留校任教。除诗歌外也创作短篇小说。曾参加新现实主义运动。诗歌多表现昨日的苦闷和对明天的向往, 浸透着“无望的希望”这一心绪。

诗集包括《诗集》(八卷, 1970—1976年)、《询问的诗人》(1979)。

· 译 者 ·

马 队

我不停歇地,
疯骑了七匹马。
第一匹是灰色的,
有深不可测的梦想。
第二匹有夜的颜色,
四只银蹄白光闪闪。
第三匹是一个谜。

第四匹有痛苦的颜色。

第五匹双目炽然，

只留下蹄声和惊叹。

第六匹我不知

是马，还是风。

第七匹疾驰如飞，

颜色难辨。

愈远行愈能测出，

前程的距离。

每一个希望都是结束，

每一个结束都是开始。

今天……

今天，

这里的

一片绿叶

惊破灰色的枝头。

或许这不过是

我的微笑？

今天，这里的

窗栏上，

一只金翅雀婉转啁啾，

我知道它在把什么歌唱。

或许这不过是

太阳赋予它的想象？

摇摇晃晃，从地上爬起……

摇摇晃晃，从地上爬起
一缕忘却之光。
鸟儿们已经餍足了，
蛆虫们也餍足了，
在饱吸了一匹月亮颜色的
幼马的绵软血肉之后。
只留下残骸剩骨上的
两只乌鸦，
在这静寂咬啮着
惊骇的根须的平原上面面相觑。
赤裸的黑夜的牙齿中
有一颗丰润的星星在燃烧。
是一颗星星，还是一朵丁香？
在橄榄树的怀抱里，
有一只垂吊的狗，
两个眼球是混浊的池塘，
池塘里的青蛙已经缄默了。
在灰尘的每一颗微粒中，
都有昏乱的世界在梦想。

两行绿岸……

小河潺潺奔流，
两行绿岸，
升起袅袅歌声。

歌声是一只展翅的云鸟，
高飞于温柔的天空，
灿然绽放的太阳，
因爱情而落英缤纷。

小河潺潺奔流，
两行绿岸，
升起袅袅歌声。

是在歌唱爱情，
还是在诉说忧伤？
河水像孩子一样奔跑，
风如狗一样吠叫。

小河潺潺奔流，
两行绿岸，
升起袅袅歌声。

玫瑰的理论

红玫瑰是一轮太阳，四季盛开的花瓣流淌着红色的汗水；白玫瑰是一轮月亮，短暂的绽放与凋零一样迅速；花朵碎小的西洋蔷薇是迢迢的群星；月季是撕碎的流云。玫瑰，是令人惊叹的世界；瞧，这世界在灿烂中永恒。

问讯是最初的声音

问讯是最初的声音，
是深埋的种子，
充满渴望。
世界最动人的回答是
黑夜、
土地、
植物的汁液。
之后的否定是饱满的
果实、
绽放的心、
肥沃的阳光。

在希望杳渺的地方

在希望杳渺的地方，
有繁花似锦的树冠，
逾越高墙。

如果人类生活
是孤独，那么未来尚存。
荒诞是一株根深叶茂的树，
既不属于癫狂，也不属于石头。

若热·德·塞纳

姚京明译

若热·德·塞纳 (Jorge de Sena, 1919—1978), 里斯本人, 做过土木工程教师, 后去巴西圣保罗一所大学任文学、艺术、哲学教授, 之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讲授比较文学, 直至逝世。他著作甚丰, 包括诗歌、戏剧、文艺批评和研究论文等。作为诗人, 他影响很大。许多诗作写得比较隐晦, 寓意深邃, 内蕴着理性的思考。

诗集有《追随》(1942)、《大地的王冠》(1946)、《哲学的石头》(1950)、《清晰》(1955)、《忠诚》(1958)、《变形》(1963)、《音乐艺术》(1968)、《驱邪》(1972)、《诗歌三十年》(1972)、《卡蒙斯引领他的同代人》(1973)、《我了解盐……及其他诗》(1974)、《四十年的效劳》(1979) 等。

· 译 者 ·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坟墓

不管走到什么地方都有坟墓,
(不管何处驻足都会踢到枯骨)
多少罪恶横七竖八地长眠于地下,

很快又被活着的人消化吸收，
化作遗产溶入自己的血肉；
多少卑鄙的背叛在咬牙切齿，
暗暗盘算着秋后的帐目；
多少丑恶的无耻怒气冲冲，
为离透顶差得太远而捶胸跺足。
这，就是人性。

在重山峻岭的积土之中，
在田野、荒漠和森林的泥沙之中，
在漆黑的海底深处荡动的泥浆之中，
长眠着多少被所谓的人性
摧残、出卖和扼杀的英雄梦。

不是环境，不是历史，
不是预言，不是命运
扼杀了伟大的国家，
伟大的著作，或者仅仅是那
快乐而生动的瞬间的表情。
滴血的屠刀总是藏在
另一种人性之中。

我们走过杀人者和被杀者
复归的泥土。同他们一样，
我们也会是冢中枯骨。我们
再不会受到惩罚，再不会
得到安慰，我们不过是一把枯骨。
然而任何安宁也不会偿清我们的罪恶。

最后的请求

先生！我只要宁静，
要那平原夜阑、犹如烟笼轻波的宁静，
要那山峦中夕阳坠落、岩石刺破天蓝色寒冷的宁静，
要那风卷黄沙后的宁静，
要那太阳晒卷树叶的宁静，
要那远方恬静的漪澜溅起白沫的宁静，
要那手和眼睛的宁静，
要那黑色的鸟群在安详纯净的高天
盘旋的宁静。我别无所求，只要宁静。
要那思想在缄默的记忆屋瓦上滑动的宁静。
要那梦幻斑斓的宁静。
要那我不再想起我曾希望和遗忘的黑白影像的宁静。
要那做爱时默默无语的宁静。
要那爱情恬静得我不知属意于谁的宁静。

我别无所求。让喧闹
远离我吧；我不要都市的喧嚣
和人的纷扰，不要荒漠厅堂里的
重重阴影和记忆中的爆炸声声。
让纷乱离开我吧，它会使我和生活
同归于尽，让我在顷刻间沉寂麻木。
喧闹中我将两耳失聪。喧闹中我将手指僵冷。
喧闹中我将一事无成。喧闹中
将有人为我睁大的眼睛

合上眼睑。

先生：我别无所求，只要世界的宁静、
宇宙的宁静、人们和我各行其事的宁静。
只要先生你的宁静。我别无所求。
我的要求不算什么。请给我
宁静。给我不曾有的宁静（我过去太不敢启齿），
给我现在没有的宁静（我现在太不敢说话），
给我将来一定有的宁静（既然说了也没用），
给我宁静。
先生！我别无所求。

索菲娅·德·梅洛· 布雷内尔·安德雷森

姚京明译

索菲娅·德·梅洛·布雷内尔·安德雷森 (Sophia de Mello Breyner Andresen, 1919—), 出生于波尔图市, 曾入里斯本大学攻读古典哲学, 后沉醉于诗歌, 未毕业即离开学校, 之后一直致力于文学创作。

索菲娅·安德雷森以她独具特色的抒情诗在葡萄牙诗坛上占有重要地位。她的诗歌触角多深入敏感的内心世界, 如评论界所指出的那样, 她的作品是“表现感觉的一面魔镜”。

作品集有《诗集》(1944)、《海之昼》(1947)、《珊瑚》(1950)、《在分离的时间里》(1954)、《新海》(1958)、《茨冈的基督》(1961)、《第六卷书》(1962)、《地理》(1967)、《诗选》(1968)、《耙》(1970)、《万物之名》(1977) 等。

· 译 者 ·

你 是 谁

你是谁从黄昏里走来?
脚踏着一路银色的月光,

头顶着树叶沙沙欢响。

和谐来自你的足音，
俱寂的万籁，
因你的到来而惊醒。

·夜的故事是你手臂的姿势，
风的气息是你的青春澎湃，
而你的步履是一条路的完美。

愿没有星星……

愿没有星星烤灼你的轮廓
愿没有上帝记住你的姓名
愿没有风儿拂扰你的足迹。

我为你创造了一个清纯的日子
像风一样自由
像和谐的波澜一样舒展相逐
无尽无休。

死去的士兵

无边的天空把他的面孔端详
他的面孔单调而茫然
风正亲吻着他的嘴唇
而他的嘴唇却再不会把别人亲吻。

他的双手抱在胸前
把诺言的冲动守卫
他的双肩释放出一个期待
在午后的四周弥漫。

阳光、时间、山丘
拥抱着他的面孔痛哭
哭他像赌徒一样被丢弃
而天空中有飞鸟倏然飞去。

那个人走了

那个人走了
走在自己的脚步之前
如一位早逝的青年
留给我们希望的遗产。

他不再和我们厮守
他用痛苦的手毁坏了自己的面容
完整的只有他的空影
如一尊神像
被入侵者弃在城市的废墟。

他再不会参加
时间的凯旋和真理的葬礼

他走向了远方
那是最遥远的海滩

只有咸涩的泡沫和风
他迷失在那里，完成了自己
依照自身思想的规律。

再没有人重复他那禁忌的名字。

卢 济 塔 尼 亚*

这些向着大海前进的人
在大海中埋葬了他们黑色的船
犹如埋下一把利剑
然后靠少许的面包和月光生存。

流 放

当我们的祖国被抛进死寂和冷漠
不再属于我们的时候
甚至大海的声音都是流放
甚至萦绕我们的光明都是栅栏

老 兀 鹫

老兀鹫是一位智者，梳亮了羽毛
腐烂使它欢悦，而它的讲话
能把灵魂变得十分渺小

* 卢济塔尼亚，葡萄牙的别称。

笛 子

房间角落里的阴影吹响小巧的笛子
此时我想起了水池、墨杜萨
和裸体海滩上的死亡之光

夜的戒指庄重地戴在我的手指上
安静的航船继续它古老的旅行

四月二十五日*

这是我所期待的清晨
这是完整而又纯洁的初始之日
此时我们从黑夜和寂静中出现
自由地乔迁于时间的内核

革 命

是干净的房子
是扫过的地面
是敞开的大门

是纯结的初始

* 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青年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萨拉查长达40余年的独裁统治，掀开了葡萄牙历史的新篇章。

是全新的时间
荡涤了肮脏和无耻
是大海的潮音
发自人民的心田

是一张白纸
抒写着诗篇

是一幅蓝图
人们在上面
筑起家园

当你在远方漫游的时候

—

当你在远方漫游
越过陌生的海洋而忘记了语言时
当你走到百川之源
又被无名的缠绕追逐而回到你自身时
当你走遍千里迷宫
在寒冷黑暗的国度询问阴影的沉默面孔时
当你航行在礁石丛生的蓝色海洋
而故乡的声音追随你呼唤你时
当你回到自身之后又复归大海
浑身缠着肮脏的海藻像吸毒者木然出现时
当你落入大海并消失在海底

然后又像沉睡的婴孩在海滩上恢复体力时
当你像一个强健的青年惊叹你的现实
并撩开盖在你眼睛上的头发
慢慢地恢复你的感觉你的动作
一字一句地恢复你对万物的爱情时

二

我生命的爱情如同惊鸿
正从你的沉睡中滑过
我周身的一切正屏息谛听你归来的土地

三

空气中洋溢着你的快乐
和你林木般的青春和坚强
光明期待着你的轮廓你的动作
你的冲动你的逃避你的挑战
你的聪明你的机敏你的笑脸

你归来的脚步是大海的波涛在我身上舞蹈

1974年6月

鲁伊·西纳蒂

姚京明译

鲁伊·西纳蒂 (Ruy Cinatti, 1915—), 出生于英国伦敦, 童年时代移居里斯本。曾去远东旅行并在葡萄牙的非洲殖民地居住。是《诗刊》杂志的创办者和编辑者之一。除写诗外, 还从事气象学研究。

西纳蒂是一位注重语言的诗人, 许多诗不乏嘲讽的意味。

主要诗集有《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1941)、《黑夜来临时, 生活重新开始》(1942)、《诗选》(1951)、《我的流浪朋友的故事》(1958)、《报答的厌恶》(1968)、《如画的记忆》(1971)、《灵魂的边缘》(1972)、《常规会谈》(1973)、《一个安哥拉旅行者的诗》(1974)、《孤单的钉子》(1974)、《回忆圣多美和普林西比》(1979) 等。

· 译 者 ·

钟声, 忧伤……

钟声, 忧伤
岑寂的声音, 震颤;
哭声在树林里奔跑,

傍晚宁静。

白色的屋舍，被太阳
镀成金黄；
我的感觉聚拢一起，
向新的角落开放。

活生生的幽灵暗影幢幢，
哀戚的夜在其中前行。
树木祷告，十分平静，
与我共舞的是我的魂灵。

没有季节的时刻

孤独，而感觉更深的是：
玫瑰欲凋零，
现在我爱玫瑰，爱我的梦之船，
迎长风，起锚远行。

我爱玫瑰，就像爱被预知的死神。
爱波浪的节奏，
传递到海底深深。

拉乌尔·德·卡尔瓦略

姚京明译

拉乌尔·德·卡尔瓦略 (Raul de Carvalho, 1920—), 曾是诗刊《树》的编者之一, 后来还参与编辑其他刊物, 现住里斯本。

卡尔瓦略的早期诗歌情感比较深沉, 抒情性强, 后期诗歌惯于讽喻手法, 貌似漫不经心, 实则意味深长。

主要诗集有《阴影和声音》(1949)、《诗集》(1955)、《孤独的桌子》(1955)、《段落》(1956)、《诗集》(1958)、《同盟》(1958)、《献给失意画家马努埃尔·里贝罗·德·巴维亚的歌》(1959)、《诗集》(1965)、《白色的现实》(1968)、《也许是童年》(1968)、《一切都是视界》(1970)、《不是现在的诗》(1971)。

· 译 者 ·

愿平安与我们同在

如果你要寻找平安, 就
必须抛弃一切, 跟我来。

今天人们都要死去。

今天人们沉静不慌，直视夜的神秘。

今天人们离开他们的姓名和住所，抛开一切头衔和努力，告别人性的轻浮、债务、贫穷和祈祷，结束最后被打断的话语和最后的装腔作势，放弃无边的计划和不尽的希望，丢掉自身的伟大、渺小、欢乐和怯懦——

今天人们仰起被睡梦弄皱的脸庞——

今天人们互相拥抱而没有歇斯底里，没有眼泪从心端流向嘴唇，没有抽泣打断再见，没有人瓜分父亲的房产——没有女人发现乳房里再没有喂养儿女的乳汁，没有女人发现献给情人的那朵灿烂、颤栗的、喘息的玫瑰在情欲中怒放——今天没有鸟儿不栖息在葱绿的枝头，没有老人不怀念青春，没有年轻人决定自杀而又翻悔，没有爱情是一见钟情。

今天人们不吻、不笑、无所欲求，不管风的去向，不问路的回转，不去想旧日的背叛和诱惑——

今天人们躺在床上——熄灭灯火，纤瘦轻盈的手指离开胴体，圆睁的双眼如此冷漠，走进来的人会以为他们的沉睡是与世长辞。

今天人们只是研究一种最舒适、最持久、最轻松的姿势，以求得那望眼欲穿的、隐匿不见的、享之无愧的休憩。

今天就是这样。

二

今天人们彻底放松了被缚的双肩，恢复了失去的轻捷。

三

今天人们只要宽绰和轻松——和最后能如愿以偿。

一切嘈杂声，一切各种各样的嘈杂声
都化为伟大而单纯的宁静。

四

未来不能惊醒人们。
再没有希望，再没有对白昼的恐惧。
一切已经在人们命中注定的日子里发生。

五

偏爱属于
怀疑的另外一些领域。

现在种种障碍不过是精巧的英国花园而已，明亮的月亮在园
中的雕像上洒下光斑。前方，汹涌着大海。

但这不是往昔的大海，凝聚着奇思怪想。

但这不是魑魅的大海，不是要淹没陆地的膨胀的大海。陆地
已经不是大海的野心。让陆地那些遥远的万物顺其自然

吧，伟大而全能的大海凝聚着浑然如初的绝对平静。

六

再没有一个儿童制作航海玩具
再没有一个牧人用他温柔的眼睛引领羊群
再没有狂风抖动快乐的——丝绸的或轻风的——窗帘。
再没有星球黑夜里走进房门
再没有新的梦想鼓动灵魂
再没有血肉怜悯血肉
再没有爱情自我完善
再没有善的分别
再没有恶的恐惧
再没有无尽无休的一天又一天

人们歇息了，终于歇息了。

而无人知晓后事如何。

七

是什么样的上帝把他的利剑
放在我们头顶？

什么是他的真正目的？

1955年4月11日—12日

安东尼奥·马努埃尔· 戈托·维纳

姚京明译

安东尼奥·马努埃尔·戈托·维纳 (António Manuel Couto Viana, 1923—), 诗人、话剧演员和导演。编辑过《圆台》和《格阿尔》杂志。曾漫游非洲和欧洲大部分国家。1965年获国家诗歌奖。现定居里斯本, 从事出版工作。

维纳的诗善于剖析人性, 时而自嘲, 时而热讽, 笔法冷峻, 自成一格。

主要诗集有《抒情的鸵鸟》(1948)、《在时间的静寂中》(1949)、《心与剑》(1953)、《赤裸的面孔》(1954)、《阳光的污斑》(1959)、《神巫的玫瑰》(1960)、《秘密报告》(1963)、《失望的不眠者》(1968)、《疲惫的祖国》(1971)。

· 译 者 ·

抒情的鸵鸟

鸵鸟:

两只短翼是莫大的讽刺
(它失败地渴望空间和阳光,

娇弱、抒情、轻盈更与之无缘)；

两只爪子只为陆地而生；
飞？只到脖子的高度。
这是不伦不类的动物：
既不是飞禽，也不是走兽。

这就是我（这讽刺令我心痛
——我也搞不清是什么滋味）。
由此我产生奇思怪想，
把脑袋埋进诗中，
相信别人不会把它捧读。

獐 鹿 之 死

两只绿莹莹的眼，突然
洞穿黑夜。
没有灌木丛和岩石庇留这只野兽
它和我面面相觑。

它瘦削的躯体金灿灿，孑然直立，
恐惧地打着冷战。
而我回归童稚，面对玩具的
美丽和神秘。

为什么昔日的本能在我身上复萌？
为什么自然的野性浮出我的水面？
——饱餐美的快乐

却溶化在鲜红的巨响之中。

有人（是你吗？）可怖如同神祇，
从铁的管壁中释放出死亡。
獐鹿砰然倒下，仰视苍天，
道一声温柔的再见。

抽 泣

在十月沉静的清泉之畔，
枯叶像时光一样飘落。
莫要问起我——我要掷下一切：
把百叶窗和心灵之窗一同紧锁。

莫要问起我——我超然世外，
离开了刺伤和杀害你们的一切苦难。
我的生活是读到一半的书，就此打住，
我丢失了时间，忘记了时间。

莫要问起我——我不会摆出姿势
和你们握手言欢。
我在你们的人类之爱中破碎，
只剩下一片孤独的寂然。

坟墓里的石头

我们这一代逃离了战争，

因此我们带来的和平毫无内容，
它的成分是无知和惩罚，
像石头一样冰冷而坚硬。

我们的双手做出软弱的动作，
为一个于事无补的虚无真理，
我们僵直的舌头否定着生活的声音
由于习惯或由于缺乏勇气。

外面偶尔的声响会让我们想起：
为什么世界的心跳这样急促？
为什么世界的心跳这样猛烈而痛苦？

然而我们会马上沉入冷漠
——我们最安全的墓室，
而我们的时钟永远为我们准确地报时。

弗朗西斯科·路易斯·阿马罗

姚京明译

弗朗西斯科·路易斯·阿马罗 (Francisco Luís Amaro, 1923—), 出生于阿茹斯特尔, 曾在一家出版社工作, 现在是《对话/文学》杂志的编辑。他的诗带有浓郁的伤感情调, 但流畅优美, 富于节奏感。

阿马罗的诗散见于各种报刊, 诗集有《馈赠》(1949) 等。

· 译 者 ·

轭

我渴望囚于
火的方域,
这是我梦想的牢监,
把我的翅膀限制。

是无望的飞翔,
在这灰色的日子里,
(噢, 蠢笨的鸟儿

在为生存而愤怒!)

我没有方向的渴盼，
我是你的奴仆：
你的力量耗尽我
青春的短促。

而我无法逃离
你阔大的手掌，
噢，我的日子充满阴影，
像眼泪一样湿润！

还在燃烧……

那一天把我的感觉侵扰的火焰
还在炽燃吗？

莫非永不熄灭，
我暗中相爱的熠熠双眼？

我的心在流泪，
莫非为那梦寐中的美好怀念？

从那无垠的夜之深渊，
莫非我听到奇异的声音把我呼唤？

我心潮起伏，若有所失，
莫非是为你，我不知名的天仙？

也许一切高耸的梦想都是灰烬迎风飘散，
冰冷的星辰，日益遥远，
莫非要远离溢满我纯洁生命的静静夜晚？

缘 由

轻松的安慰
是静观生命
从别人的脸上
静静流走……

轻松的安慰
是这个星期天
有一轮快被遗忘的
温暖朝阳……

轻松的安慰
是悠然地生活
无忧无虑
没有思想……

但是我梦寐的爱
撕碎了
我无望的时光。

彷徨走进我的眼睛
罩上黑色的面纱：

悒郁……

轻松的安慰
我是多么渴望啊！

着 魔

是什么阴暗的力量阻绊
踟蹰的脚步，在无垠的
生命晨曦之中？

是什么未知的声音和秘密
把映射朝辉的双眸
蒙上暗影？

是什么神秘之手攫住
失去了童年的孱弱肩胛，
再从没有谎言的唇上
把绽开的笑容劫走？

我们永远不会知晓。我们
体验过人类之路的悲哀，
但我们的眼睛永远不会洞悉
眩幻我们的强光！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

孙成敖译

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Eugénio de Andrade, 1923—),生于丰当市阿塔利亚镇。先后求学于里斯本和科英布拉,现住波尔图,为社会医疗服务中心高级官员。曾前往西班牙、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等国旅行,是无可争议的葡萄牙当代最享盛誉的诗人之一。在流派林立的葡萄牙诗坛,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广采博纳,独树一帜,既继承了葡萄牙抒情诗的某些传统,也从现代主义诗歌中汲取了不少养料,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博得了人们的欢迎与赞赏。

主要诗集有《手与果实》(1948)、《没有钱的情侣》(1950)、《被禁止的话》(1951)、《明日再会》(1956)、《白昼的心》(1958)、《九月的海》(1961)、《诗集, 1945—1965》(1966)、《水的前夜》(1973)和《另一条河流的记忆》(1978)等。

· 译 者 ·

绿 色 之 神

每当夜幕低垂,
你便露出清泉的妩媚。

你的身体恰似一条小溪，
缓缓而下，
平静地撞击着两岸的堤围。

你行色匆匆，
没有片刻停息。
追随着你的脚步，
小草破土萌生，
大树拔地而起。

你微笑着像在翩翩起舞，
你熟谙神明们使用的旋律，
用同样的节奏抖动着身躯，
行进的同时，
身上的树叶纷纷落地。

沿着自己的通途一直前进，
因为你是一位过路之神。
对周围的一切毫不经意，
沉迷于一支短笛
吹奏出来的乐曲。

小 夜 曲

蛙鸣
黄昏里的全部乐曲
——水塘的诗
朽船的歌

间或还有月光熠熠闪烁。

九月的哀歌

我不知你如何而来，
但必定有一条路
使你死又转生。

你坐在花园里，
双手放在胸前满怀柔情，
凝视着九月漫长而恬静的白昼
绽开着的最后几支玫瑰花红。

什么乐曲使你如此入神，
竟然没有发现我已走近？
森林，河流，还有海洋？
或是在你的心底
一切都依然歌唱？

我想上前与你交谈，
只对你说我就在你的身边，
然而我又感到害怕，
害怕所有的音乐因此而中止，
害怕你不能再把玫瑰花凝视，
害怕扯断那根细线，
你正用它把无需记忆的时日织编。

用什么样的话语

或吻、或泪
能使死者醒来又不受伤害，
不把他们带到这
阴影笼罩、人人重复的
黑色世界中来？

你就这样坐着别动，
满怀着柔情
凝视着玫瑰
任心驰神往
察觉不到我就在你的身旁。

临 别 赠 言

在忧愁
最高的杆头上
把白昼所有的金光
摘取。

海， 海 和 海

你问我，但我不知道，
我同样不知道什么是海。

深夜里我反复阅读着一封来信
那夺眶而出的一滴泪珠也许便是海。
你的牙齿，也许你的牙齿，

那细微洁白的牙齿便是海，
一小片海，
温柔亲切，
恰似远方的音乐。

当一个又一个的波涛
在我的身上撞碎
那显然是母亲在把我呼唤。
此时海便是抚爱，
在湿润的光芒之中，
我年轻的心儿被唤醒。

有时海是个白色的形象，
在岩石中间闪闪放光。
我不知海水是在张望，
还是在透明的贝壳上，
把某种亲吻觅寻。

不，海不是晚香玉，不是百合花。
它是一位死去的少男
张开着嘴唇要与浪花接吻。
它是血，
一束光躲藏其间
为了与沙滩上的另一束光相恋。

一弯月牙不愿隐没，
冉冉升起把夜幕拖来。
母亲的头发松开了，

在水中漂摆，
正是来自我心中的微风
把它抚平。
海再次变小且归我所有，
银莲花在我的手指间绽开。

我同样不知道什么是海，
赤脚站在沙滩上，
急切地等待着黎明的到来。

完 全 地

嘴

里面有一团
极其古老的
夏日烈焰

闪烁，

嘴在期待

(一张嘴
除了另一张嘴
又能期待什么?)
期待着风儿的
炽热，
好化成飞鸟

高歌。

无钱的情侣

他们面对着过往行人，
心中装有传奇和神话，
也装有冰雪严寒。
在他们的花园里，
月光挽着水的手漫步，
石雕的天使宛如兄弟一般。

像所有的人一样，
他们每日的奇迹，
沿着屋顶滑动，
金子般的眼睛里，
炽热地燃烧着
最为迷离的梦境。

他们像动物一样忍饥受渴，
路经之处，
四周一片寂静。
伴随着他们的每一个表情，
一只小鸟便在手指间诞生，
眼花缭乱地飞进广阔的天空。

九 月 的 海

一切都明亮清湛：
嘴唇、天空、海滩。
大海近在咫尺，
浪花汹涌飞溅。
身躯或是海涛
来去往返，
甜蜜、轻柔——只有
灵魂和洁白。
幸福时歌唱，
恬静时安眠，
醒来时爱恋，
把幽静咏赞。
一切都明亮清湛，
年正青春，身手矫健，
大海近在咫尺，
纯洁无比，金光闪闪。

为死去的年轻海员撰写的 墓 志 铭

有人问起你，我听到了
大海的神秘响声。

有人问起你，我看到了

大海的蓝色侧影。

有人问起你，我回答说：
他醒了，穿一身白衣。

急切需要

急切需要爱恋。
急切需要海上有一只船。

急切需要消灭某些词汇：
仇恨，孤独，暴虐，
少许的哀叹，
如林的刀剑。

急切需要创造欢乐，
成倍地增加亲吻和收获。
急切需要把玫瑰、河流寻觅，
还有那明亮的晨曦。

缄默与昏暗
压疼了双肩。
急切需要生存，
急切需要爱恋。

写于拉加沙滩上的诗句

倚着你的肩头我在呼吸。
高又狭长的船只
显得格外美丽。
幸福啊，你的脸贴着我的脸，
你那胸前的光辉何等灿烂！

倚着你的肩头我在呼吸。
夏日般金黄的沙滩
显得格外美丽。
幸福啊，我的脸贴着你的脸，
大海在你手中何等湛蓝！

歌 声

你是雪。
被抚爱过的白雪。
泪珠和素馨
在黎明的开始。

你是水。
吻你时你是海水。
高塔，灵魂，航船，
一声无始无终的道别。

你是果实
在我颤抖的手指间。
我们可以歌唱
或飞翔，我们可以死亡。

然而五月
牢记的芳名，
未曾给我留下
色彩和味觉。

等 待

时间，无尽的时间
沉重、深邃，
我将等待你，
直至万籁俱寂。

直至一块石头碎裂，
开放成花朵。
直至一只鸟飞出我的喉咙，
消失于寥廓。

平静的自然，结满果实

一

覆盆子清晨的血液
选择亚麻的白色作为爱情。

二

清晨充溢着光辉和甜蜜
把纯洁的面容俯向苹果。

三

桔子里的太阳和月亮
携手同眠。

四

每一粒葡萄都能背诵
夏日时光的名字。

五

在石榴树中我喜爱
火焰心中的休憩。

达维德·莫朗·费雷拉

孙成敖译

达维德·莫朗·费雷拉 (David Mourão Ferreira, 1927—), 出生于里斯本市, 毕业于里斯本大学哲学系, 现在该大学文学系任教。除诗歌和诗歌评论外, 还从事小说和戏剧创作, 是《葡萄牙文学辞典》主要撰稿人之一。其诗作常把日常生活和幻觉交织在一起, 其中不乏嘲讽的色彩。

主要诗集有《秘密旅行》(1950)、《夏季的暴风雨》(1954)、《时间的四角》(1958)、《爱的艺术》(1962)、《从时间到心灵》(1966)、《圣诞节之歌》(1971)、《影子和躯体之间》(1980) 和《树枝与船桨》(1985) 等。

· 译 者 ·

深 夜

假如我现在死去
要过多久
你能得到消息
通过某只海鸥

通过某个电话
究竟何时
突然间
你会向自己和向我
提出什么问题
或做出何种回答
怀着爱还是怀着恨
感到轻松还是沉重
是许久之后
才身着黑色孝服来到
或是毫不耽搁
哪怕是穿得红红绿绿
步行还是乘车
急急匆匆还是慢慢悠悠
观望着你的四周
注视着内心深处
眼睛蒙眬不清
下巴微微发抖
手拿一支玫瑰
头发闪闪发光
忽然感到饥饿
然而并不口渴
不仅能够看出
而且可以断定
或是神态自若
经历一场巨大的混乱
一次难以确认的失败
然而却未曾受到伤害

或者只是感到一阵惊呆
感到痛苦感到害怕
啊 假如我现在死去
然而我没有死去

秘 密 之 航

无名的船上空无一人，
我们俩站立着，手挽着手……
仅仅两个人如何驾驭一条船？
最好是放弃，什么都不去做！

没有一个动作，突然间
我们变成木刻的雕像，停立船头……
似神话中的人物，双眼蒙眬……
绿色的大海，在我们手中流动……

一条被遗弃的船上出现了男人的身影，
我们张望，却看不见远方的蜃景……
我们将去何处？果实和罪过
使秘密之航无可非议，绽开花朵！

现在我知道是你在为我引航，
其余的都无足轻重，我根本感觉不到。
——无论在岩石上粉身，还是在港湾遇救，
永恒将属于我们，那被雕成的木像！

哀 歌

襁褓中死去的女儿
今天该满十六周岁
我们无声地将她思念
仿佛她就在我们的身边

年复一年 默默无言
我们满怀深情注视着
她成长变大的脚印
虽然从未见过她的笑脸

她爬上我们的铁床
我们并不担心她会摔倒
她翻弄我买来的书籍
一页也不会撕坏

她时近时远地与我们同行
一直未曾离开过你的保护
如今她护卫着我们的孙儿们
他们毫不怀疑她便是他们的姑姑

没有名字 没有照片
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
十六年间即使没有面孔
她的足迹也与日俱增

我看到她现在长得和你一般高
头上系着一根发带
我用来描写她的诗句
令我摆脱一切过错

她是如此地聪明过人
似乎比我们还要成熟
她使我们的关系更加紧密
她使我们的误会得以消除

是她把我们牢牢连在一起
很有可能她还活着
身后笼罩着灰色的亮光
月光或是火光又有何妨

我们从不谈起她的死
她在高高的天上关心着我们
今天她已满十六周岁
我们的女儿没有死亡

也 许

也许公鸡怒吼咆哮 狮子喔喔啼叫
而我们的耳朵听起来却似乎恰恰相反

也许狮子和公鸡在暗暗发笑
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一直把事情混淆

当我们听到静默时也许正在饮火
也许我们叫做水的东西却是蛇

也许时间和季节紧密相关
犹如一百只乌鸦和一只蝉

也许这些诗句只是一团乱物
十条河流 两座天体 一户人家的炊烟

三十年代的回忆

回忆三十年代
我想起一个阳台
从那里可以望到
房舍和桅杆
还有座座塔楼耸立在河面
一天下午
人们从那里发现
一个飞行物
穿过云层
在几英里处的
大海上空出现
数小时之后
变成了一团烈焰
我回想起电台
播出惊人的消息
反反复复
把希特勒的名字提及

我回想起一个楼梯
我回想起一位女邻居
她住在我的上层
悄悄把我叫入
她的房间
半是威胁
半是抚爱
告诫我什么需要隐瞒
什么可以公开
我回想起一株大树
几条道路
一个牧场
一座悬崖
接下去是
主教堂的正厅
清泉和拱桥
岛上的果实
几座修道院
都带有大海的气味
我回想起一些词汇
它们的含义
当时我并不理解
有些似柔风
有些似烈火
都使我感到万分惊奇
埃布罗河 马德里
有多少次战斗
与这些名称

联系在一起
柏林 慕尼黑
罗马 格拉纳达
都令人感到
不寒而栗
我回想起种种机密
我回想起种种谣传
从“地下活动”
到“流放犯”
人们听到的
都是些费解的语言
我回想起一个街角
一个楼梯平台
一起自杀事件
我回想起一个海滩
在黎明时分
震颤
我回想起
年纪与我相仿的
一个小女孩
那张不可磨灭的
笑脸
她朝我微笑
却不把我打量
啊 小若昂娜
小罗西娜或小格拉萨
多么严肃
多么执拗

只因目光短浅
竟留下无限遗憾
我回想起
你那椭圆形的双眼
已经永远地
刻印在我的心间
总是冷若冰霜
总是难以捉摸
也许你已经死去
何处能把您寻觅
要我告诉我
在我的生活中
你使我做出了
何种错误的决定
我回想起一次地震
一起谋杀事件
还有许多支烛台
发出的弱光
没有奇迹出现
只有种种怪诞
一座讲台 一个马戏场
一口水井 一个湖泊
映入眼帘的
只有一只天鹅
尽管如此
我依然回想起
短暂的午后
那海滨上的

细沙滩
变得更加宽阔
更加平坦
只有在宁静之中
才能把往事忆起
心潮起伏
重温那昔日的
种种奇异情景
只有一种办法
能使我的心愿满足
或是自我麻醉
或是开枪自杀

岛 屿

躺下来你便是一座岛屿大海中
极少有如此长的岛屿出现
这里的港湾是何等地迷人
万花丛中只有森林一片

海角陡峭突然间
在两个孪生黎明的晨曦中
被唤醒的山岗光辉耀眼
风华正茂的平原令人惊叹

躺下来你便是一座岛屿我遍游全岛
发现了它那最阴暗的区域
但你不知我是高喊救命

还是仅向你表白你令我销魂
我的心上人啊我多么迷恋
你每天赋予我的生命

世 纪 之 歌

我对最世俗的歌入了魔
(探戈，方丹戈^①，配乐的法多)
绊上最污秽的石头
(探戈，方丹戈，配乐的法多，
还有桑巴、伦巴、拜昂^②和曼博^③！)
我对最世俗的歌入了魔
绊上带有边角的石头
啊，歌曲圆拱顶上的石头！

我对世纪之歌入了魔。

可那石头是石头抑或是风？
(是肩头，是利剑，是菖蒲。)
可那歌属于我抑或属于时光？
(是肩头，是利剑，是菖蒲，
表面平滑，里面
是雌蕊，是罪行，是腋下。)

① 西班牙的一种古典舞曲。

② 巴西的一种舞曲。

③ 古巴的一种舞曲。

啊，富有思想的世纪之歌！

海底已没有秘密。

（我们将作为旅游者前往）

死一般的月亮，我们知道

它正处于近地点，向我们发出邀请。

（我们将作为旅游者前往。

我们身外的楼房

我们所认识的楼房将会扩张。）

我们自己将不知道何为生命！

世纪之歌，傲慢狂妄！

它曾是蛇虫，是惊吓，是兀鹫

（昔日兀鹫的肝脏：今日的威士忌）：

歌曾是一切，今后也必将如此。

（昔日兀鹫的肝脏：今日的威士忌。

斜坡上有一盏守灵的灯，

天空中有一个炭块构成的螺旋形。）

歌曾是一切，今后也必将如此：

拥抱，轰炸，灾变。

世纪之歌，一切之歌！

时光前往协调一致的岁月，

（亿万个绳索，只有一个结！）

纯粹的痉挛何时光临？

(亿万个绳索，只有一个结：
一头是太阳，一头是月亮。)

何时你来用你的声音
锁住那些犹豫不决的独特声音？
把我们唤醒！唤醒！唤醒！

让世纪之歌永远灭绝！

马里奥·塞萨林伊

孙成敖译

马里奥·塞萨林伊 (Mário Cesariny, 1923—), 出生于里斯本市, 先在葡萄牙一所美术学校学习, 后又前往法国巴黎继续深造, 并攻读过音乐专业。现在里斯本市从事美术工作, 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诗作, 是葡萄牙早期的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被公认为葡萄牙当代诗坛的一位重要诗人。

主要作品有诗集《可以看见的躯体》(1950)、《关于复原日常现实的演说》(1952)、《阿尔瓦罗·德·坎波斯的赞美和简化》(1953)、《幻术课本》(1956)、《死刑》(1957)、《极其崇高的视野》(1959)、《诗集》(1961)、《平面球形图及其它诗作》(1965)、《被焚烧的城市》(1966)、《讽刺、理论和情感》(1972)、《猫的报纸》(1974) 和《蒂塔尼亚和被焚烧的城市》(1977) 等。

· 译 者 ·

这么多的画家

这么多的画家

现实感动地深表谢意

然而它没有离开原地
(谁也不能把我从这里拉走)
此处被称为风景区

这么多的作家

现实感动地深表谢意
然而却继续把严寒
撒向城市
和其它所有地区

这么多人死在河里

现实感动地深表谢意
它知道这是为它做出的牺牲
但它并不予以感激

它深知画家
作家
死去的人们
并不喜欢现实
热爱它 只在须臾
他们不肯靠近现实 它使人窒息

只有古老的风车
缓缓地转动
没有尺度 没有尽头 没有意愿
围绕着孤独的现实旋转。。

讲给前程远大的埃帕米农达斯· 曼塞博王子的话语

脱下你的真理

首先是伟大的然后是渺小的

首先是你自己的然后是他人的

挖开一个洞穴把它们埋葬在

你的身旁

首先是强加于你的那些真理

当你尚生性怯懦

除了一个古怪的姓名

身上没有其它的印记

然后是伴随你的艰辛成长

而穿在身上的真理

面包的真理 眼泪的真理

因为你不是鲜花、哀伤、温暖、星辰

然后是你用情种赢得的真理

黎明悬起一面空镜

一个孩子在泪水与深壑中哭啼

然后是人们必将置于你肖像上面的真理

如果你能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回忆

所有的人都热切地期待着

因为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你

然后便一无所有 只有你和你的沉默

红色的溪流冲破了我们的脉搏

于是，我的先生，我们可以走过

那光秃秃的平原

你的身上云朵在肩头浮动
我的双手满是白色的胡须
这里没有停留没有隐身之所没有终点
然而我们的头上有一团火
一条石路直铺到光线的尽头
我们的周围则是死一般的寂静

想 象

船帆
轻轻地张开
唤醒了
黎明

船帆
沿着蓝色
前进
发现并招呼
其它船帆兄弟来到清澈的河中
与此同时
码头
犹如一艘巨舰
虽不情愿
却也参加了
这最为奇异的旅行

出发的
船帆

朝它离去的地方
投去
白色的目光
清晨的
简单的数学
把它的灵感激发

与他们坦然相处的艺术

幽灵先生，让我们来交谈

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已结束
在委内瑞拉的一座城市中
我的大部分留在了那里
现在你看到的只是归来的部分
在这个星期之初

幽灵先生，你从事何种工作？

在光线和拣拾的物品中有
栅栏围起的土地
进港的船只
远去的火车
我寻找着我的先辈那
梳理过的又粗又长的头发和
无忧无虑不会讲话的稚童

幽灵先生，生活充满苦难

合奏甚多却少有协调

是生活赋予我们一切
我不想接受其它哲学

幽灵先生，请告诉我
人们应该追随哪颗星斗？

(幽灵大师：啊，啊，啊！)

幽灵先生，让我们去睡觉

一根绳索 一条喉咙

一根绳索。一条喉咙。
两种痛苦。无尽苍穹。
一个兄弟在哭泣。一个母亲在唱歌。
一位新娘发出我所喊叫的啊咿声。

一声哽咽一个夜晚一道曙光
一张桌子——一名古怪的自杀者。
一个兄弟走出家门。
一个孩子购买一只口哨。

一位主妇怒气冲天。
两种殡仪馆职工的气味。
一位不称心的新娘着实可怜。
一个紧紧关闭的提箱。

一间新租的房屋。

一个母亲在微笑。

一个炽热的身体。

一条满是泥泞的街道。

一位新娘知道其中原因。

亚历山大·奥尼尔

孙成敖译

亚历山大·奥尼尔 (Alexandre O'Neill, 1924—)，出生于里斯本市。曾进入航海学校学习，后为商业职员，现为新闻记者，是葡萄牙首批超现实主义诗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诗集《神奇的小瓶》(1948)、《魔影时刻》(1951)、《在丹麦王国》(1958)、《被监视的离弃》(1960)、《有地址的诗歌》(1962)、《颓丧的集市》(1965)、《肩领上的肩膀》(1969)、《窗帘和玻璃之间》(1972)、《葡萄牙制造》(1978) 和《耳朵的口袋》(1979) 等。

· 译 者 ·

梦 的 食 粮

在男人的身旁我渐渐成长

当我献身于你强烈的欲望
慢慢地吞食着你的躯体
我捍卫自己抗击着死亡

梦的食粮在我的躯体里成长
它们多种多样并且开始了
多种多样的生活

在男人的身旁我渐渐成长

当我在新的梦中开拓生命
我捍卫自己抗拒着死亡

吻

海鸥在天空中聚会
如蓝色的盖子遮着了特茹河。
群鸟争吵，鸣叫，喧嚣，
一只活生生的吻依然在飞翔。

它从何处而来！（不是我的……）
从某个沉醉于欲望的房间？
是某个年轻的恋人
收到了捕获或是驱逐的命令？

这是一只奇异的飞禽，五彩缤纷，
一颗火红的心在空中激烈跳动
恰似生命本身。。

这是两张嘴的无穷之力
紧贴在一起的两张嘴，如痴如狂！
海鸥嫉妒地开始叫叫嚷嚷……

目 录

一颗嘲笑论战小册子的金牙
一个最终愚昧无知的丈夫
两只一般墨黑的乌鸦
一名声称可以提供保障的警察

一位极其不幸的女裁缝
一架魔鬼般制造烟雾的机器
一名几乎一无所知的老师
一个特别优秀的学生

一把业已觉醒的手枪
一名无限快乐的儿童
一段失去了的漫长岁月
一位熟谙对称学的人物

一位授勋时脸红的伯爵
一名嘲笑痛苦的男人
一个失而复得的情夫
一只唤起惊奇的蝗虫

一名在圆形舞台上唱歌的逃兵
一个踮着脚尖前来的坏蛋
一位身着黑装的先生
一个失去信仰的风琴手

一个欺骗恋人的家伙
一只高唱马赛曲的烟斗
两名确实危险的囚犯
一个短暂的美好时刻

一位快活的八旬老人
一名收集瓶盖的稚童
一位声称不再留任的议员
一位某个时刻行将去世的老姬

掐头去尾的诗句

……我曾对你说过他们是一流的……
……而最终我们未能通上电话……
……工程师甚至不想知道……
……假如允许我将全盘讲出……

……想想这些才是你的需要……
……另外两个女人并非如此……
……然而总统先生已经授权……
……林荫道上有上百只麻雀……

……的的确确异常聪明……
……啊女儿请从这里……
……昨天他来与我们交谈……
……正是在那走廊的尽头……

有些词汇把我们亲吻

有些词汇把我们亲吻
仿佛长着嘴巴
爱恋的词汇，希望的词汇，
无限的爱恋，疯狂的希望。

当夜幕失去面孔
你吻着赤身裸体的词汇；
对令你痛苦的墙壁
则给予拒绝的词汇。

在并无颜色的词汇之中
突然间五彩缤纷，
不意之中的盼临
犹如诗歌与爱情。

（爱恋之人的名字
逐笔逐画地揭示在
被忘却的大理石上
被遗弃的纸上）

词汇把我们送往
夜色更深沉的地方，
情人们紧紧地拥抱
无声地抗拒着死亡。

爱情就是爱情

爱情就是爱情——然后呢？

让我们两个厮守在一起

想象，想象？……

我的胸部紧贴着你的胸部，

划破大海，划破天空。

一张床上

有着做爱的全部空间。

我们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中，

没有目标，没有恐惧，没有羞怯，

交换着——我们是一个人？我们是两个人？

灵魂和热量！

爱情就是爱情——然后呢？

小吃店里的思考

太太，请把腿，

请把您那只狗的腿

从桌子上挪开，我们老板

向您致谢。

永远无法知道何时开始的这般骄横！

我的上帝，这叫什么日子，一位太太
总是面临着危险，危险存在于
每条街道，存在于
那些有教养者的每个目光
每个微笑或每个动作！

讥讽地注视着女人的大腿，
这就是男人给予我们的奉献，
久久地自下而上地注视，
伴随着口哨声
和绽开又收敛的笑容
在我们身上
寻找缝隙，寻找弱点……

然而一位太太就是一位太太。
谁心怀恶意谁便能把恶意发现。
一位太太走过
狂吠就是其责任——假如需要！
脂粉：
令人恐怖！
口红：
如出一辙！

拉乌尔的爱情已成为一种怀念，
过去便一直是种怀念……

（公务
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

我怀疑并非如此……)

我们曾有过一个孩子。
这已成为过眼云烟……
我已然不会哭泣！

*

哭泣……
我多么希望能够哭泣！

倚着怀念哭泣
这种怀念远远大于我的自身，
每日的忧愁
荒唐到
指甲
被悲伤弄碎……

我失去了一切，几乎一切……

如今
我只剩下对上帝的虔诚
和这只聪明的狗。

太太，请把腿，
请把您那只狗的腿
从桌子上挪开，我们老板
向您致谢。

鲜有新意的恐惧之诗

恐惧将拥有一切
双腿
救护车
还有几辆防弹的
豪华轿车

它将拥有谁也看不到的眼睛
谨慎的小手
几乎天真无邪的阴谋
耳朵不仅长在墙壁
也长在地面
天花板
阴沟里的窃窃私语
甚至也许（当心！）
就长在你的耳朵上

恐惧将拥有一切
舞台上的幽魂
，唯灵论者无休止的会议
奇迹
侍从
大胆的话语
堪称典范的少女
可靠的当铺
邪恶的妓院

各种讲座
许多的代表大会
极好的职业
充满新意的
以及类似这样的诗篇
高度肮脏的计划
英雄
(恐惧将拥有英雄!)
真实和不真实的女裁缝
工人

 (不好不坏)
书记员
 (为数众多)
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
也许你的声音
我的声音
肯定也属于他们之列

恐惧将拥有资本
国家
同所有人一样的猜疑
数不清的朋友
亲吻
年轻的恋人
沉默
炽热
和痛苦的情侣

啊，恐惧将拥有一切

一切

(我思考着恐惧将拥有之物

而我也拥有恐惧

这恰恰是

恐惧之希望)

恐惧将拥有一切

几乎一切

各人各走自己的路

我们所有的人

几乎所有的人

都必将成为

老鼠

是的

老鼠

安东尼奥·路易斯·莫伊塔

孙成敖译

安东尼奥·路易斯·莫伊塔 (António Luis Moita, 1925—), 出生于里斯本市, 中学毕业后便在一家企业从事管理工作, 经常为一些报刊撰写诗歌。他的诗作简洁流畅, 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 是50年代以后涌现的最引人注目的诗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诗集《谣传》(1951)、《向日葵的理论》(1956) 和《食盐》(1962) 等。

· 译 者 ·

航 船

我以心为桨
以孤独为海洋
你那温柔的微笑
便是我抛撒出的渔网。

捕到的是鱼？是醒悟？
是创伤？还是瘢痕？

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爱你！
我不知道我是谁，但我幸福！

夜 班 工 人

窗户已经打开，
街上寂静无人。
工人们愉快地微笑，
双手疲软，肌肉酸痛。
劳动极其艰辛，
任务尚未完成，
(工作实在繁重)
但他们在微笑！
不知为什么，但是在微笑，
愉快地微笑！

清晨，俯伏在树梢，
似一只燃烧的飞鸟！

蜘 蛛 和 苍 蝇

日丽风和，独居的蜘蛛用金丝
编织了一张看不见的网。
现在它佯装睡觉，等候着美味食品：
一只漫不经心的小虫
会意想不到地飞临。

苍蝇急速地嗡嗡飞来，
兴高采烈，毫无戒备。
蜘蛛紧缩在一角，
感到猎物行将到手。苍蝇
敏捷地从死神身边逃开。

随即它又飞回，撞到网上，
却再次避免了无疑的死亡。
网在震颤，蜘蛛在战抖，死神在高喊。
苍蝇已经逃离了危险。

成之字形，勇敢地
在空中划出三个同心的圆圈。

变 化

某种事物在我们身上已然消失
虽然我们曾希望它能够留存。
我自问：我依然是原来的面孔，
怎么可能会有变化发生？

我原有的痴情声音
怎么可能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
我抬起的眼睛像水一样平展，
发生的变化怎么可能如此之大？

我已无法像往昔那样看到你
娇弱，自信，颤抖，犹豫……

什么奇怪的力量使你出走？
什么巨大的力量使你远离？

我们的家继续向
明亮的白昼洞开大门。
我走向窗口，看到的是同样的街道，
同样的天空，同样的浮云，
同样步履匆匆天真无邪的行人……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不能告诉我吗？
是什么理由，在我们心中，用它的声音，
像张破旧的唱片呼叫：“世界真虚假！”？

——满怀着人类的苦恼，我的手，
不知不觉地，把你的手攥紧。

花 园

多少次，我们的嘴，无意地
讲出了那些唯一晶莹透明的话语？
多少次，秘密而热切
并尽可能纯洁无瑕地
在一种无谓的痛苦中相互寻觅？
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生活已告失败，
在这里，我们手挽着手，消度光阴。
在这张无人光顾的长凳上，
在这座没有前途的花园里，
形影相吊却不感到真正的孤寂。

带泪的眼睛失去了希望，
手挽着手心里仍怀着恐惧。
远离他人，然而又不能独立，
被人遗忘，却不能长久地把别人忘记！

没有人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早有感觉。
没有人给我们以关心：我们早已知道。
啊，我们痛苦的声音何等真切！
然而，啊，却没有得到丝毫反响！

实现我们如此简单的梦想该是多么容易！
一间小屋，少许柔情和些微甜蜜……
但是请看人们走得何等匆忙！
请看人们如何迅速相遇，迅速微笑，又迅速忘记……
请看人们如何迅速出现，又迅速离去！

人们关心鲜花吗？——走过时未曾望上一眼……
人们盖起了楼房吗？——请看他们如何将其破坏……
身为穷人，我们如何能够幸福，
能获得片刻的自由而不悔悟？
我们——无足轻重的一首小小抒情曲——如何
能真正胜利地微笑，
不让他们坚信的理想主义（如果他们具有的话）
将我们摧毁，
不让他们的话语像刀一样把我们的希望斩断，
不让他们的行为在我们的爱情中得到反映？

我们周围有着过多仇恨——我们十分清楚。

（我们脆弱的双手挽在一起是何等地不安！
我们敏感的双唇贴在一起是何等地战栗！）

心上的人，我们能够抗击得了吗？

礼 物

是战争的倦意？是行将黎明的夜晚？
是你披散的秀发？是你乳房的曲线？
无论是什么，都在惊恐中成熟，震颤，
如同一颗甜蜜果实留香百年！

你在酣睡，梦中是那样宁静，洒脱，
可以肯定，在十分遥远的地方，我的手正引你前行。
你在酣睡……我的灵魂把你探索，提出恳求……
难道你体内的原有果实已被抛扔？

它在你体内而没有任何固定形式！
我望着你并且知道，它正在你体内萌生！
我只是不知它的名字，是死神还是生命，
天堂，地狱，噩梦，雾霭，月光，幽灵……

肖 像

在雨水不断的雕琢中
被抛弃的白骨几乎已被磨平，

昔日曾禁止骨头露出原形的肌肉
如今你向何处飞去？

你向何处飞去？在时间的哪层阶梯
如同一件旧衣遭到丢弃？
抑或神灵之手将你重新化入
年轻人的另一个幸福肉体？

我只看到一块骨头，失去生机，
毫无美感，毫不神秘，
隐而不露时，你曾是人的驯服奴隶
而今却与石头结成更密切的亲缘关系。

或许是股骨？或许是昔日体内的支柱？
我只看到一块骨头！一块冰冷的骨头
歪曲着我自己的形象
将其溺杀于河底……

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

孙成敖译

安东尼奥·拉莫斯·罗萨 (António Ramos Rosa, 1924—), 出生于发罗市。中学毕业后担任语言教师, 从事过翻译工作, 现定居于里斯本市, 是葡萄牙著名诗歌评论家之一。他的诗作想象力丰富, 形式多变, 已成为葡萄牙当代诗坛最有影响的诗人之一。

主要作品有诗集《清晰的喊声》(1958)、《透雾旅行》(1960)、《开始之声》(1960)、《地球的面孔》(1961)、《占据空间》(1963)、《我活着和描写太阳》(1966)、《身体的建设》(1969)、《在他那沉默的眼睛里》(1971)、《赤裸的石头》(1973)、《形象》(1977)、《纸上的乌云》、《荒漠的标记》(1978) 和《倾斜》(1980) 等。

· 译 者 ·

我不能把爱恋推迟

我不能把爱恋推迟到另一个世纪
我不能
尽管喊声被扼制在喉咙

尽管灰色的山峦
灰色的山峦下面
仇恨在爆裂、噼啪作响、燃烧

我不能推迟拥抱
一把带有双刃的刀
爱恋与仇恨

我不能推迟
尽管几个世纪黑夜压在背上
朦胧的曙光久未升起
我不能把我的生命
我的爱恋
我的自由呐喊
推迟到另一个世纪

我不能把心灵推迟

卡 塔 莉 娜*

卡塔莉娜
这个名字振荡着
活在
我们中间
它不是一个死去了的名字

* 20 世纪 50 年代末期被法西斯杀害的一名普通葡萄牙妇女。

它没有被人遗忘

卡塔莉娜
是个活生生的名字
任何人也休想将它枪杀

卡塔莉娜
你的名字不止是一个名字
或者是一个名字
它找到了
一个面孔
超越过我们
在这里
出现

卡塔莉娜
你不是一片音乐的森林
而是一块岩石
耸立着
歌唱
纯洁而
明亮
一张
水一般的面孔
你的名字得到了永生

大 地 的 诗

我躺在你的身上
仿佛卧于大地，
呼吸着一座青山的
温柔气息。

我睁开眼睛
大地一片绿色。

我拥抱树干
世界便属于我。

我亲吻花瓣
爱情便属于我。

你的身体现在开始

我送你一个似水的名字
好让你在宁静中成长。

我创造快乐
大地的快乐
因为我在它的上面生活。

我从我一无所有之中

想出了这个问题。

(此时，此地。)

我发现对立
有其自身的双重性：
快乐或死亡。

宁静和太阳——真理，
仅仅呼吸而已。

心上的人啊，我知道你生活在一个短暂的国度。

我想象着你的双眸
并吻你的腰肢
啊，它是那样地纤细。

假如你奇迹般地存在
你的脚便握在我的手掌之中。

多么新奇，我生活在你眼睛中的世界里。

啊，芳香的生活在
悠然地歌唱。

我陶醉于你行走间那
明亮的舞步。

为了如此纯洁的水
生活产生了意义。

你的一个膝盖告诉我
那难以言状的和平。

你的身体张开巨大页张……

你的身体张开巨大页张
闪出一轮绿色的太阳
金属般寂静中射出一种赤裸的目光
一个污点出现在你纯似清水的胸上

透过窗户我看到一只暗色的昆虫
在没有伤痕的木头上爬行
我的双臂像一面愤怒的旗子舞动
啊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蜂房

在张开的巨大页张上
泉水来自鲜红而甜蜜的土地
橙色的嘴唇吻连着吻
寂静中爆发了强烈的地震
码头傲然屹立花儿萎靡不振

诗人三重唱

清泉和楼梯。清泉。楼梯。
中间有恐惧或疯狂。一棵高大的树。
这是第一位诗人。
另一位在房间行走。颜色栖身于纸上。
轻盈。或于墙上。海滨多宽广。
第三位看到一个男人的背影，在阅读广告。
他难免一死，朝雨中走去。
一座前庭环绕白色村庄旋转。
他们彼此搏斗自己却并不知道。
为一盏灯。一堵墙。或一种铜绿色。
在女人和悬铃木之间勾划线条
在黑色的、绿色的花叶丛中相遇。
一位说天真无邪。天真无邪。
另一位说石头或手臂。石头或手臂。
第三位沿着街道继续前行直至年龄的尽头。
三位诗人彼此陌生又相互熟悉。
三种语汇。一种是红色。
一种是白色。另一种是灰色。
红色。白色。灰色。
假如只有一位诗人。只有一位写作
诗便成为红色白色灰色。
清泉悬在墙壁。
雨水向前行进。
报纸在燃烧。
三只手臂，三个词汇在一页纸上。

头发上是同样的烈火。
只有一个脉搏。一支鲜活的笔，
破墙而出。
同样的肚腹。或同样的墙壁。
一张出神的嘴
吻着它的音节。
啊，你这种年龄和肚腹闪光的诗人
在漂浮的中心同一盏空灯
被词汇点燃。时报的词汇。
啊，三种年龄的诗人。
灯盏的诗人。肚腹的诗人。时报的诗人。
同样年纪的三个诗人。在同一棵树边。
一位清除掉激烈的词汇。
另一位慢慢地把手放在树干上。
第三位心不在焉。枯叶正飞舞旋转。

阿尔贝托·德·拉塞尔达

孙成敖译

阿尔贝托·德·拉塞尔达 (Alberto de Lacerda, 1928—), 出生于原葡萄牙殖民地莫桑比克, 在里斯本读完中学课程, 是《圆形的棋》杂志创始人之一。曾在英国担任过记者和 BBC 电台播音员, 现在美国波士顿大学任教。

主要诗集有《诗歌集》(1951)、《宫殿》(1961)、《苦楚, 十四行诗》(1963) 和《流放》(1963) 等。

· 译 者 ·

半 途

我置身于天地之间
内心在独自啼哭。
我犹如一株光秃秃的树木
对高处的枝条说道：
张起翅膀，但不要高飞；
长出根来，但不要下沉。

肩

一个轻柔的身影。

请让我的头
在你的肩上
安歇
仿佛已经入睡。

无限的思恋
也许上帝
希望我死去。

诗人和情侣

无知又聪明。他们是风
指引着真正的路程。
人类的上帝般的救世主，
他们是——
行将黎明的黑夜那庄严的激怒，
愚昧眼中流出的泪珠，
前进中的海滨散发的甜蜜，
沙滩上，某个时刻，
留下的人类脚步的痕迹。

你为什么在空中盘旋？

你为什么在空中盘旋？

你为什么执拗地

在我的生活中

散播光明的幻影？

你为什么在空中盘旋

既然你曾让那

伪装宁静的大地

把你捕获？

你为什么否认你的真实面孔——

飘浮在世间谎言上空的

完整而真实的云层？

有时候你放歌一切，

然而却又如此悲伤和缓慢！

我的心上人，你为什么曾经前来？

我一直无法知道

如何生与死

突然间同时

成为永恒。

啊，艰辛的人类，失望的女神，

我渴望甘露，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你身上那明亮的光芒

对我来说才意味着实际！

回 答

莫谈天使，在我们神秘的快乐中
死神依然存在。

啊，暂且——

莫谈天使。大地在倾听
我眼睛的黑夜。

你不知道我是秋天
我的全部生命将会消亡
假如你的手带来冬天的
甜蜜毁灭。

鲁伊·贝洛

孙成敖译

鲁伊·贝洛 (Rui Belo, 1933—1978), 出生于桑塔伦省里约马约尔镇, 在里斯本大学获法律及古罗马哲学学士学位, 后入意大利罗马大学攻读, 获天主教法律博士学位。曾在里斯本一家出版社担任文学编辑主任, 为葡萄牙实验派诗人之一。除诗作外还发表过不少文学评论文章。

主要作品有诗集《那条埃乌弗拉特大河》(1961)、《住房问题》(1962)、《双语之口》(1966)、《恪守诺言的男人》(1969)、《时间上的运输》(1973)、《可能的国度》(1973)、《快乐的边缘》(1974) 和《整个大地》(1976) 等。

• 译 者 •

鸟儿和树木

鸟儿降生在枝头
我看到的树木
结出的不是果实而是鸟儿
鸟儿是树木最具活力的果实

鸟儿萌生在树木的尽头
鸟儿使树木放开歌喉
结出鸟儿的树变粗、运动
从植物王国迈步到动物王国
当秋天披着面纱降临田野
树叶儿像鸟儿般在大地上栖息
我本想说鸟儿源自树木
却把这种说法留给小说家
因为它令人费解不宜进入诗歌
而且哲学味道过于浓厚
我主要爱那些结出鸟儿的树木
是谁把它们悬挂在枝头？
那手、那无数只手属于何人？
我向前走去心灵焕然一新

我的午后

我拥有太阳拥有树木拥有清风
我拥有鸟儿拥有稚童
甚至拥有大海
用这一切也许能造出一个
供我藏身的蓝色而宁静的午后
然而那些思想、学说和问题呢？
如果连小手指的指甲问题我都尚未解决
又如何奢望解决一个最小的问题？
还有那些只能制造分裂的思想？
思想长着数不清的臂膀
难以在人群中间穿行

我可以说（但心里并不安然）：
我年轻，因此道理在我的一边
让鸟儿歌唱稚童游戏
时间不要疾驰心儿不要燃烧
我是谁？我和我的午后
稚童们纯真的声音
在蓝色的天空快乐地胡乱涂画
鸟儿掠地飞起
从萨·德·米兰达^①到若热·德·塞纳
时间就这样地流逝：我和过去
我曾经年轻，道理现已不在我的一边

诗人的就业与失业

请让诗句在他的手中成长
如飞机在晴空中发出的轰鸣
似沉闷夏季星期诞生的黎明
不要对他说他是个手工劳动者
不要对他说时光不宜用来创作诗歌

在印数数千份
也许数百万份的报纸上发表诗作
什么事情能与这相提并论？
像塞弥拉弥斯^②、普布莉娅·德·卡斯特罗^③

① 萨·德·米兰达（1481—1558），葡萄牙16世纪著名诗人。

② 希腊神话中的叙利亚女王，巴比伦的创建者。

③ 葡萄牙第一位进入大学学习的女性。

或维托莉娅·科隆纳^① 这样伟大的女性
均已悄然离世
业绩不足以使她们得到永生
啊，观看一位诗人工作是何等地愉快
他甚至是应人之邀从事创作
写出的诗篇如兄弟般和谐
最苛求的批评家只能徒劳地
想从中挑出些微的瑕疵
工作中的诗人
宛如亚伦^② 须发上那名贵的头油

以慈善为业的人们
为可怜的退休诗人哭泣
他已经不知到何处去寻觅诗句
他已经被诗歌抛弃
时日对他来说是何等地漫长
他不知该把手放在什么地方

① 维·科隆纳（1492—1547），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一位杰出的女诗人。

② 亚伦系《圣经》中的一位人物，摩西的兄长。

梅洛·伊·卡斯特罗

孙成敖译

梅洛·伊·卡斯特罗 (Melo e Castro, 1932—), 出生于卡维良市, 先攻读医学, 后又改学纺织专业, 曾任教师, 现为一纺织技术部门的负责人, 编撰过几部重要的葡萄牙当代诗选, 发表过大量诗歌评论文章, 是葡萄牙实验派诗人之一。

主要诗集有《地震》(1952)、《圣歌》(1953)、《灵魂的愚昧》(1956)、《在声音和南方之间》(1960)、《自由坠落》(1961)、《语言的抵抗》(1975)、《尚未确定的观念》(1977) 和《只可阅读的词汇》(1979) 等。

· 译 者 ·

人不是事物

不同的事物
是不同的
因为它们的事物。
假如换成人
情况就会不同。

不同的人
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是人。
假如换成事物
情况就会不同。
比如事物
即使处处都相同
依然是事物，
不再是人
假如他们成为事物
尽管他们各不相同。
即使人
全都一模一样
人依然
是人。
尽管不同的事物
不是不同的人，
人实际上是不同的。
事物和人一样
实际上是相同的
也许是不同的
而相同的人
实际上是相同的
因为他们是人。
人不是事物
正如事物
也许不是人。
仅仅相同和不同

则什么也不是
既非相同
又非不同
只不过是
眼睛的一个
偶然错觉。

费尔南多·阿西斯·帕谢科

孙成敖译

费尔南多·阿西斯·帕谢科 (Fernando Assis Pacheco, 1937—), 出生于科英布拉市, 毕业于科英布拉大学文学系, 现在里斯本市担任记者, 是《日报》和《文学报》的编辑。

主要作品有诗集《关心生者》(1963)、《卡基恩: 一个概略》(1972)、《在我的战争中旅行》(1972)、《争辩的记忆》(1976) 和《至少有一处避难所》(1976) 等。

· 译 者 ·

陶 器 工

清晨, 当太阳工匠
衣着俭朴步伐坚定地
向工作台走近,
我的作坊便响起喧腾的声音。
太阳伙伴负责脱胚。
我做帮手, 他朝制品吹气。
吹出了一只花瓶,

一只小碟，一个大盆。
然后，在家里，你注视着
这些有用的器皿，可以断定
你会想起作坊。但这是太阳的产品。

我工作在四面墙壁之间，
心底里装着春天。
傍晚，我和鸟儿一起嬉戏，
目送着它们从一个树枝跳上另一个树枝，
它们教给我无法感知的
飞翔秘密。你不是说过
我使陶土充满了轻风？
不是轻风，是一只鸟儿，
我听过它在叶丛中啼鸣。
我没有捉到它，是它掌握着我，
把我手指间的其它鸟儿唤醒
来为我引路，有了太阳和鸟儿
陶器工的制品才得以诞生。

有时人们来到作坊
观看陶土旋转起舞。
伴随着心灵的笛声，
陶土迈开舞步，而人们
站在陶土的旁边，和我一起，
默默无言地劳作，
使陶土产生巨大的欢乐。
我的心和欢乐共同高歌，
并帮它进入陶土，墙壁

回响起欢乐的歌声
我们忘情地舞个不停。

陶器工给人们带来欢乐，
也给鸟儿和太阳带来欣喜。
四面墙壁无法容纳，
他的思绪总要远离而去。
陶器工熟悉所有国家，
对见到的新鲜事物爱在心底。
他学习四季的音乐，
然后便教给他的陶土子孙。
当夜幕降临，他和深夜一起
躺在一张床上，睡梦中
想着人们，想着鸟儿，想着太阳。
繁星在他的上空
反复呼叫着他闪光的姓名。

而你并不知道

我歌唱爱情而你并不知道。
我用最纯洁的语言把你提及，
遍游（而你并不知道）你的心底。
我愿成为阶梯供你踩踏，桌子供你就餐，
你碰撞在我的身上而我已化成暗影，
站在那里不让你把我发现。

我漫步广场呼唤着你的芳名，
我称你为小船、鲜花、烈火、黎明。

一种自私的炽热迫使我
在各个方面都变得十分吝啬。

今天的这些诗句是为了使你理解。
我偷偷带来了点燃的油灯
和你共享这没有尽头的光明
照耀着（而你并不知道）你所做的一切。

塞巴斯蒂昂·达·伽马

孙成敖译

塞巴斯蒂昂·达·伽马 (Sebastião da Gama, 1924—1952), 出生于诺格拉·德·阿泽唐镇。毕业于里斯本大学哲学系, 曾先后在塞图巴尔市和埃斯特雷莫兹市担任过教师。14岁开始患有肺结核病, 28岁时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主要诗集有《母亲山》(1945)、《好望角》(1947)、《开阔的原野》(1950) 和《我们沿着梦境前行》(1953) 等。

· 译 者 ·

太阳已经隐去

太阳已经隐去……
正当我
幸福地
放开喉咙歌唱。
(我只为了幸福歌唱。)

现在我想停止歌声,

因为喉咙已经疼痛。
但是我仍在歌唱
因为害怕
一旦停止歌唱
忧愁就会再次涌上心头。
(……仿佛只有歌唱
才能使我感到快乐。)

诗 神

请不要惊动诗神
任她沉醉于花儿的芳香
任她去注视岸边
飞溅起来的海浪
任她分享无故而笑的
稚童们的欢乐
任她自己把心扉开放

诗人，请你坐在原地
不要移动嘴唇和双臂
任诗神自由自在
切莫企图将她拥入你的怀中
切莫企图给她穿上文字的外衣

假如你希望把她得到
假如你希望永远见到她在花中飞翔
那就请坐在你的角落里，屏着呼吸
诗人啊，为不使诗神把你发现

切莫移动你的身躯

切莫让她把你发现

惊恐万分地匆匆逃离

让她赤身裸体在花中飞翔

察觉不到你已经把她看到

察觉不到她没有身着衣衫

察觉不到她来到了我们中间

我不幸的祖国

我不幸的祖国！……

虽然阳光普照着你的每个角落，

任何地方的大海都不如你的那样美丽，

任何地方的天空、鸟儿和流水

都不及你的那样快乐欢愉……

我不幸的祖国！……

为什么命运把你如此捉弄？

践踏你生存权利的

是什么样的邪恶罪行？

我的人民

低垂着头，耷拉着手，

目光中失去了信心，

从你的内部和你的外部

寻找着贫困不堪的原因。

你的权利由土地、太阳和大海赋予，
你要以这一权利的名义，
用你昔日目光中闪耀出来的光辉，
毫不留情地向贫困冲击。

奋起吧，人民！
从女人的目光中
你已看到了无言的责备，
她们要求你养育出更加强健的子女。

贫血又忧伤的人民
失去了力量，失去了财富！
看看女人们无言的责备！
去重新向大海进军！
重整好你的船只，重鼓起你的勇气，
重新获得爱的权利和养育出
仅仅因为爱便不把你鄙视的子女。

我生性愚昧

我生性愚昧，
家里人却坚持
(他们总是执迷不悟)
送我去上学。

有什么办法？我只好服从。
整整一十五载，
我学呀，学会了一切，

又忘记得干干净净。

我忘记了星辰的叫法，
忘记了河流的名称。
我把动物混淆成植物，
加减法弄得我糊里糊涂。

我整日整日地
望着河水流淌，
我真正喜欢的是
鸟儿和大海的波涛。

总有一颗明星
在我窗前的上空闪耀，
不与它交谈许久
我从不会上床睡觉。

我认识千种以上的花儿，
花儿也认识我。
我只是讲不出
它们的拉丁文名称。

人们却认为我
聪明、伶俐和富有学识，
刚有一个空额
我就被提名为教师。

最糟糕的是

倘若有位校长透过锁眼偷看，
倘若他听到我的授课，
我就只好离开讲台。

每月极少的工资
也将化为乌有。
我会彻底成为
一名失业的诗人。

我未曾遇到过这样的校长，
厄运一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
这仅仅是因为河流、飞鸟和花儿
在将我保佑。

我继续站在讲台授课，
一点也不感到惊慌，
因为花儿、飞鸟和河流
对我一往情长。

唱给一只海鸥的挽歌

一只最矫健的海鸥在大海中死去，
它曾翱翔于最高的天空，睁大着眼睛
穿越过最黑的云层。

如今它的翅膀在水面上平静地浮动，
目睹过无数次死亡的大海
把咸咸的圣水洒在它的身上，

三铲沉重的空气
使它永远不能再做旅行。

从此它不再拥有梦中的幻想，
纯洁的幻想，
终归是梦中的幻想，翅膀停止了飞翔。

渔民的歌曲把它抚慰！
诗人的诗句把它抚慰！
微风、鱼儿、海潮、船帆的声音
把它抚慰！

清晨响起朦胧而甜美的挽歌，
那样地神秘，那样地持久，
把它的死讯四处传播。

海鸥平静地去了，一身洁白，
简单而平淡。这样的死亡
在沙滩，在大海，屡见不鲜。

致一位儿童

你深挚的目光中充满了真情。
亲爱的孩子，你美丽而快活，
尤其是快活，为什么
你的眼睛映出了
世上全部最可怕的痛苦？

啊，我的妹妹

（我的心儿要求你做我的妹妹），

生活赋予你的

只有鲜花、太阳和飞鸟，

为什么你那纯真的眼睛里

却是破残的鲜花、严冬的寒日、垂死的燕子

和那么多令我悲伤、令我恐惧的东西？

除去幸福你还知道什么？

你的房间里尚有玩具，

你的双手恰似那百合花，

是的，恰似那百合花。

这古老的形象

只因为要赞美你我才把它忆起，

仿佛是一位诗人

第一次想象出了这个比喻

我的孩子，不要因任何事情而感到不安。

即使太阳没有出现

你依然要欢笑，因为云朵也很美丽。

你的声音多么甜美！

宛如小河流水，向所有的人和物

亲切地高唱：“我的母亲……我的母亲……”

你的心儿便是摇篮，

（小妹妹，用它把你的弟弟轻轻摇摆……）

所有的人谈起你

都满含真诚的情意。

当你走过时空气会变成花园，
倘若你感激地仰望天空
天空也会把你盛赞。

啊，为了宁静和纯洁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
世人所忍受过的一切，
将要忍受和正在忍受的一切，
都来到你眼睛的窗口张望，
给它蒙上一层忧郁和痛苦的阴暗之光。

你笑着，对那忧伤的阴暗之光毫无察觉，
人人都在议论：

“看，她的目光流露出何等巨大的喜悦！”
他们没有嫉妒没有怀疑。
只有我，严格地履行着
诗人的职责，我能看到
你的目光中有着邪恶和恐怖的阴霾。

从你的眼睛中
我看到了一个人行将离去时的模样，
一个人温顺和几乎是热情地走向死亡。
啊，你的守护天使和我的守护天使
快快前来勿使我心绪不安：
“不要发慌，诗人，离去和死亡的是世界，
她必将留下，因为墓石上需要放上
一支宽恕和快乐之花。”

安娜·阿特尔莉

孙成敖译

安娜·阿特尔莉 (Ana Hatherly, 1929—), 出生于波尔图市。曾先后在葡萄牙、法国和德国攻读音乐。50年代早期诗作富有幻想色彩, 60年代中期加入实验派诗人行列, 并成为该流派主要理论研究者之一。

主要诗集有《失去的旋律》(1958)、《表象》(1959)、《贵夫人与骑士》(1960)、《西格马》(1965)、《疯狂的爱神》(1968)、《三十九付药剂》(1973) 和《作家》(1975) 等。

• 译 者 •

多 么 洁 白

被理想化的雕像
多么感人的洁白……

难道时光
使我们的骨骼和感觉
都变白了吗?

滚开
搅乱我梦想的人类！
你愿意用
根本不存在的物质
构成灵魂与肉体吗？

寻 求

寻求
却未能获得
则令人失望。
未曾寻求
却获得一切
然而毫无所用
则甚于不幸。
请明白这一真理。

药 剂 之 十

一天我阅读了一篇文章谈及
艺术的演变并得出了结论声
称既然一切都已完成我们便
已无任何的事情可做无任何
东西能够加以补充。在一段
时间里我认真地思考着这件
事直至最终茅塞顿开。我朝

我的办公室走去坐在办公桌前从抽屉里取出一页纸开始书写一封长长的电报。我再一次地做了我称之为尝试对诗歌素材进行抵制的事情叫来了我的蠢猪罗萨利纳请其阅读然后要其通过邮局把它寄给我。

药剂之二十一

从前有位小伙子长着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天他坐在饭店的一张餐桌边并且点过了晚餐的饭菜就在这时坐在他对面的一位女人开始粗野地笑了起来然而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小伙子尴尬了片刻随即恢复了常态用极高的声音宣称他非常喜欢女人边说边把握在手里的一個火柴盒攥得粉碎。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葡萄牙现代诗选

作者 = 姚京明，孙成敖选译

页数 = 1 9 3

S S 号 = 1 2 5 6 1 5 5 6

出版日期 = 1 9 9 3 . 2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